

ZHIWEI
YUJIAN

只为遇见

梁翰晴

／
著

人，不是孤立的生命个体，
而是从属于一个绵延不息的族
群。这个族群如同气韵生动的宇
宙，用她独具的宽广胸襟包容一
切苦难和欢欣。只有悟到这一
点，才能真正体味到生命的尊贵
与美好。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只为见

梁翰晴

／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只为遇见 / 梁翰晴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108-6634-0

I. ①只… II. ①梁… III. ①文学评论—世界—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0603 号

只为遇见

作 者 梁翰晴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成都市兴雅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

字 数 15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6634-0

定 价 3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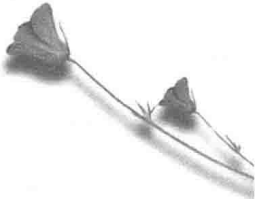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梁翰晴，浙江临海人。创作以文学评论为主，兼及散文、小说，在《文教资料》《青春期健康》《教师博览》《台州文学》《台州日报》《台州晚报》《浙江师范大学报》《图文资讯》《临海社会科学》《括苍》《临海政协文化》《今日临海》等报刊发表作品二十余万字。获《人民文学》“近作短评”二等奖；中国图书馆学会“家庭阅读那些事”征文大赛三等奖。

目录

- 
- 001 诗意的远方之城
——读铁凝《哦，香雪》
- 007 简洁淡远 笔墨天成
——孙犁散文《亡人逸事》赏析
- 017 只为遇见
——史铁生《我与地坛》里的生命求索历程
- 029 血与火的悲歌
——读欧里庇得斯剧本《美狄亚》
- 057 自然主义的遵循与反拨
——莫泊桑短篇小说写作技法及早期批判现实主义复归
- 087 《雪国》的物哀与唯美
- 094 模仿与超越
——《最后的常春藤叶》文本再解读

- 103 八咏楼与宋代诗歌
- 115 唐代诗人任翻眼中的巾子山
——读项士元《巾子山志》有感
- 120 两个灵魂的冲突
——读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
- 127 世界大千
——读邓贤《五百年来一大千》
- 132 至善人性复归的哲学思辨
——读方格子《一百年的暗与光》
- 138 荒诞的大宴
——评《人民文学》2016年10期鲁敏短篇小说《大宴》

- 142 陌生化的“鸽子笼”
——评《人民文学》2016年第10期许春樵中篇小说《麦子熟了》
- 146 飘飞的蒲公英
——评《人民文学》2016年12期哲贵短篇小说《柯巴芽上山放羊去了》
- 150 庭院深深深几许
——吕黎明《黄色院落》的悲剧要素及艺术手法分析
- 167 广幸庄典型环境的多元价值
——读陈大建短篇小说集《红叶如血》
- 183 再现的魅力
——评李鸿《江南小镇的闲适时光》
- 201 一本可以当书读的字典
——王玮《部首演绎通用规范汉字字典》

- 205 圣者的救赎之美
——观电影《肖申克的救赎》
- 214 力图体现明净的大美气象
——观影片《卧虎藏龙2》
- 219 凝重的人道主义关怀
——观影片《湄公河行动》
- 224 梦想三重奏
——观印度影片《摔跤吧！爸爸》
- 228 高中民国国文教材与现行教材的选文差异
——以民国教材《高中国文》及现行苏教版语文教材为例
- 244 台州民歌的本土化色彩
- 269 面朝山野的呼喊
——临海山歌《杜鹃鸟》赏析



诗意的 远方之城

——读铁凝《哦，香雪》

SHI YI DE
YUAN FANG ZHI CHENG

品读铁凝女士的《哦，香雪》，
我仿佛置身于北国那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

抬头眺望，目光穿过色调单一的群山，在遥远的北方，一座朦胧的城市时隐时现……

《哦，香雪》是铁凝的代表作，于1982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首届“青年文学”创作奖。小说的情节简单却富有诗意——如同香雪这个名字一样，洁净而又芬芳。《哦，香雪》以闭塞的小山村台儿沟为背景，通过对香雪、凤娇等一群乡村少女的描摹，叙写了每天只停留一分钟的火

车给宁静山村生活激起的波澜。整篇小说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宏大的场景描写，有的只是娟秀的文字，像春蚕吐丝一般，一圈一圈结成纯美洁白的茧子。

孙犁先生称赞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这评论一语中的。诗意总是美的。

少女情怀就是诗。香雪与她的伙伴们美得质朴，美得娇憨。当火车开进台儿沟，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在她们心中，火车该是多么新奇、伟大的事物！为了迎接火车，质朴的姑娘们总会细心打扮一番，她们会“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悄悄”，已然将山村姑娘的质朴完美勾勒。她们的日常只有劳作，涂胭脂是那样的小心翼翼，像是怕被周围人发觉……

姑娘们的美，也美在特有的天真。她们会凑上前去问来自北京的列车乘务员“你们老呆在车上不头晕？”“房顶子上那个大刀片似的，那是干什么用的？”这些颇幼稚的问题，在衬托台儿沟闭塞落后的同时，也映照着她们的天真。现代化器械，在她们看来是奇特且不可理解的。这群没有被现代文明洗礼的姑娘，保留了大山深处最原始的纯美与洁净。

香雪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和伙伴们一样带着大山深处特有的洁净，却更胜一筹。在与火车里的乘客做买卖时，“她是那



么信任地瞧着你，那洁如水晶的眼睛告诉你，站在车窗下的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受骗”“你望着她那洁净得仿佛一分钟前才诞生的面孔，望着她那柔软得宛若红缎子似的嘴唇，心中会升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你不忍心跟这样的小姑娘耍滑头”。与她的伙伴们不同，这是一个连讲价都没有学会的姑娘，是一个对任何人都抱以极度信任的姑娘，她的心中只有美好。

香雪的美，还来自她的娇怯——这是她的伙伴们所不具备的。最妙的莫过于对香雪动作的描写。在凤娇因伙伴的调笑而不开心，把香雪的手松开时，香雪“又悄悄把手送到凤娇手心里，她示意凤娇握住她的手，仿佛请求凤娇的宽恕，仿佛是她使凤娇受了委屈”。这是多么娇怯、善良的姑娘！她的心里不存在所谓的不愉快，她甚至不很理解伙伴们对凤娇的调笑，但是她愿意小心翼翼地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请求凤娇的“原谅”。当娇怯与善良相交织在一起，女性的柔婉与敏感就被无限放大了，香雪的眼光仿佛可以触探到人的内心深处。

香雪是有渴望的，她渴望知识，渴望美好的生活，这也是那个闭塞的小村——台儿沟的渴望。

香雪性格的形成，与“小得可怜”的台儿沟是分不开的。香雪，更像是台儿沟的一种人格化，她代表的就是台儿沟，就是一种闭塞而可怜、可爱的文明，也是一种迫切渴望被新文明同化的旧文明。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之潮涌起，一切都充满希望，香雪与台儿沟的渴望是充满生气的，读者对香雪的追求充满信心，对那闭塞的小村同样饱含深情。这是一个时代的需求，这是一篇切合社会现实的小说。

但是，时过境迁，当我们以现在的眼光再去品读，却发现人们美好的希冀是一座远方之城，通向这座城的道路上布满了艰辛与磨难。

远方之城难以触摸，但是它会给你一条似是而非的路径，让你始终抱有希望，去追寻，去奋进。由于很难抵达，被感染的旁观者就产生了一种独有的情绪：饱含憧憬和向往中的淡淡的忧伤。

我为什么会产生远方之城的想法呢？或许，是因为香雪纯美得让人生疼，是因为香雪生活环境的闭塞落后，是因为香雪在火车前的恐惧无措，是因为香雪在学校的孤立无援，是因为香雪追求梦想的艰难步履……还有，香雪那倔强的自尊。

台儿沟旧文明对新文明的向往，香雪对未来的憧憬，都停留在愿景阶段，香雪对未来虽然有信心，却也只有“考大学”这一座“独木桥”。火车停留的一分钟，没有任何人为了台儿沟下车，台儿沟依旧处在闭塞中。年轻的姑娘们因为这一分钟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为这一分钟而甘愿等上一整天，她们会用山里的



鸡蛋与核桃“冒着回家挨骂的风险”换回一些新奇玩意儿。她们的头上逐渐出现了玻璃胶的发卡，出现了橡皮筋……表面上看，姑娘们确是接受了外界文明的熏染，但是这毕竟不是内在，她们只是呼吸到了来自大山以外的新的空气罢了。

文章中没有一处提及台儿沟青壮年男人们有乘上火车去往外面世界的举动，他们依旧待在深山冷岫里，继续着自己的生活方式。香雪的父亲仍是“盼望每天都有人家娶媳妇、聘闺女”，因为“那时他才有干不完的活儿”。

火车在台儿沟停留的一分钟，的确可以给平静的山村生活激起波澜，却很难真正改变什么。

世代局限在台儿沟的人们，想要转变生活观念谈何容易。反倒是年轻的姑娘们，容易被那来自外界的新鲜事物打动，但也仅仅是好奇、羡慕，产生不了赶往外地的打算。像凤娇虽然对那年轻的乘务员有些许若有若无的情愫，但是“有没有相好都不关凤娇的事——她又没想过跟他走。可她愿意对他好”。

因此，当我再回想起香雪的憧憬时，就如同以局外人的目光眺望远方之城，感受到一股无言的凄婉与无奈。她是那样饱含希望——克服了难言的恐惧，第一次离开台儿沟，只为那一个铅笔盒。而她渴望铅笔盒的原因，除了同学们“不太友好的盘问”之外，更有一种执着的信念：“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

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被人盘问她们每天吃几顿饭了。”憧憬是美好的，可当意识到香雪追寻的是远方之城后，她越是努力，就越让人觉得生疼。

今天，我们或许比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有了更高的期望：香雪会成功。她会如愿考上北京的大学，会回到台儿沟，会引导台儿沟走向新的文明……的确，城堡即便在远方，人却能踩在眼前的路上。

作者的笔调洋溢着希望，香雪的心中也充满希望，连整个台儿沟，都充溢在希望里。香雪不去在乎结局，因为她没有想过失败之后会如何。

也正是因为希望，我们才可以从文字中读到那浓浓的诗意，因为希望，铁凝的笔调不再平和，而是带上了浓浓的感情色彩。情到浓处即是诗，浓情，才更易入诗境。香雪追寻的远方之城，就这样被笼罩在了诗意里。无论成败，追梦的旅途还是在诗境中走过，漫步其中，一切都值得。

因此，人的心中，应该有一座远方之城，而且是一座诗意的远方之城，尽管缥缈，尽管难以实现，但却能让你看清脚下的路。踏着诗意之路去寻找远方之城吧。

远方之城，是心之所安的地方。

简洁淡远 笔墨天成

——孙犁散文《亡人逸事》赏析

JIAN JIE DAN YUAN
BI MO TIAN CHENG

《亡人逸事》是著名作家孙犁晚年时期为回忆亡妻而写的散文名篇。老作家用精确而纯熟的笔触描人绘事，将几件生活中的琐事连缀成文。整篇散文如同一幅空灵的淡墨山水，以省减和留白为主要技巧，极少修辞，无一字赘余，达到了“低音淡色”却在只言片语中蕴含真情的审美效果，感人至深。

孙犁好书画，尤其是在晚年，更是到达了痴迷的程度。他十分推崇石涛的山水，在《石涛山水册页》一文中写道：“其画法，简洁而淡远，笔墨纯熟如天成。开卷其作风自现，无

第二人可比。”文画相通，石涛的画风影响到了孙犁的文风，使得他晚年的文章也具有“简洁淡远，笔墨天成”之韵味。

简洁，主要指用语简练，文字明白如话，表现在写作技法上，就是省减，达到了“删繁就简三秋树”的高度。淡，主要是指修辞较少，以白描为主，工于客观描绘。远，指辞约义丰，用有限的文字表达丰富的内蕴，表现到境界上，就是余味悠长。至于笔墨天成，则是“简洁淡远”造成的效果，即全文一气呵成，没有矫作的情感与华丽的修饰。

《亡人逸事》选取的生活片段是较为琐碎的，取材微小，这正与简洁淡远的风格相适应。作家通过一些日常的小事，表现出亡妻的个性和精神风貌，同时也表现了冀中平原的“地气”，展现了一幅颇具时代特色的生活图景。

1

语言描写：省减

《亡人逸事》中有多处写了人物语言，这些语言描写都极为精炼，几乎到了不可减一字的地步。孙犁写的毕竟是散文，和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是有区别的，本文的人物语言体现了散文语言的高



度凝练。

第一部分，亡妻的父亲和两个媒人之间的对话非常简练。先是亡妻的父亲开门见山，“给谁家说亲去来”一句，融进了一点方言的味道，显得亲切平和，散文也就有了冀中的乡土气息。接下来的一问一答，用语完全就是家常话，并且只摘录一些重要内容，能省则省，如“男方是怎么个人家”等内容就直接一笔带过。聊了几句之后，媒人接过话茬，反问“二姑娘”愿不愿意寻配偶。对方爽快同意。

整个对话高度减缩，正面写出来的只有七个话轮，如果把媒人对男方的简单介绍算进去，恰好构成了四个话对，但表达的意思却非常清晰连贯，显示了作家深厚的语言功底。

当时的雨中谈话，孙犁自己并不在场，转述者也不可能将对话内容原原本本讲给他听。他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推测，联系人物的身份、讲话风格等因素，构想出的对话内容，这有点接近小说对话的设计思路了。因为一般的散文，在这种地方往往会以叙述者的口吻大致交待或者转述，不会给亡妻的父亲、媒人直接“说话”的机会。

孙犁的这种安排，给人一种看故事的感觉。但这种对话又是凝练的、高度概括的，不像一般小说的对话那样铺排，散文特点很明显。孙犁用最简洁的文字，给人造成了双重审美效果：从文字